



历史大趋势： 无人化社会

章笑力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大趋势：无人化社会

章笑力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大趋势:无人化社会/章笑力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72-1094-3

1. ①历… II. ①章… III. ①科学技术—影响—社会发展—研究 IV. ①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954 号

历史大趋势:无人化社会

章笑力 著

责任编辑 李 兵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7-1号 邮编:215021)

开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 4 字数 100 千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094-3 定价:2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本书由浙江农林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序言·····	1
上篇 历史:有人化社会·····	1
第一章 有人化社会Ⅰ:完全人力型·····	2
第二章 有人化社会Ⅱ:半人力型·····	15
下篇 现实与未来:无人化社会·····	45
第三章 无人化社会的基础·····	47
第四章 无人化社会的特征·····	63
第五章 人最后的统治·····	102
参考文献·····	115
后记·····	118

上 篇

历史:有人化社会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以去人化为特征的社会发展史,或者说就是一部以人力包括体力和智力被替代为特征的社会进化史,抑或者说是向着无人化社会迈进的历史。

人类与动物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的区别是人类有高级智慧,能创造发明新事物,发现新的存在,并能制造各种简单和复杂的工具(工具就其本质来说是科技的凝聚,什么样的工具反映了什么样的科技,或者说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时代科技的标志。而一般来说,推动工具进步的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工具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工具,还有研发、设计之类的工具,以及其他深入人类各方面生活的工具。当然,最初的工具还只是用于生产生活之中,更高级的工具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才得以出现。工具一被制造出来,就被用于辅助增强人力特别是体力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工具的产生和人力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工具的不断进步,它与人力之间的关系越加明显,也不断在发生变化,即逐渐从辅助人力转向替代人力,从而推动着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即从有人化的社会发展到无人化社会,或者说从完全人力型社会经由半人力型社会发展至人力完全替代型社会。

第一章 有人化社会 I：完全人力型

当人类在这个世界出现时，最初的人类社会没有任何物质、技术和精神基础，有的只有人本身，完全依赖人力，是纯粹的完全人力型社会。在最初的完全人力型社会或者说初级完全人力型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非常有限，或者说几乎是零，也没有所谓的科技，只能制造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譬如木棒和石器来辅助自己的劳动，保护自己，从而确保自身在凶险的外界环境中生存下去。很明显，这一时期的科技几乎没有，工具也很简陋，也只是为了辅助人类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类的能力，而不可能也没有取代人力，并缓慢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不仅是这一时期，在接下来很长的时期里，或者说高级完全人力型社会，人类社会还是人力占主导地位，人类所制造的工具和所利用的自然力仅仅是起到辅助作用，没有对人力形成多大的“威胁和挑战”。当然，这一时期，科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先前的原始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这些工具也在较大程度上延展了人类自身的能力，减轻了人类的劳动负担，为推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总体而言，科技是不发达的，工具也并不复杂，对人力只是起辅助作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比较有限。

在初级完全人力型社会阶段，人类最初对外界是一无所知，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充满盲目性。这一时期，人类大多时候以利用天然材质和自然食物为主，以此满足最基本最简单的生存需要。他们自发地在生产生活中去利用一些天然的材料来制造工具，石器就是最早被人类加以利用和改造，并成为最先用于生产生活中的工具。人类在食用大块的植物性食物或者肉类时，感到很不方便，有必要将它们进行切分后再食用。他们发现带有锋利边缘的

石块切割植物块茎和肉类比直接用手撕扯有效,但是,这样天然的石块不是处处有。于是,人类就开始试着加工石块,制造石器,以辅助人力来处置食物。他们在加工过程中,逐渐发现一些石块相对比较容易加工,譬如砾石、石英石、黑曜石和燧石等。起初人类加工石块的方法也十分简单,采用了手工打制的方法,或用石块砸石砧,或用石锤敲击石块。这种打制方法随意性很大,打制出来的石器一般非常粗糙简单,形状也不规则。但是,它基本上能形成一定程度的锋利边缘和尖锐形状,有助于辅助人力,促进原始生产生活水平提高。在使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发现形状规整的石器相较不规则的方便使用,能更有效地辅助人力,并提高劳动效率。于是,人类便尽量把石块敲击成规整的样子,制造出了小型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等。人类还发现一些细小精致的石器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于是,就琢磨制造出细石器,如端刮器和雕刻器等。随着对石器的制作要求不断提高,人类发明了一种新的加工石器的方法——磨制石器。最初只是局部磨制,如磨制锋刃,后来发展到整个石器的磨制。这种通过磨制方法来加工石器,使得石器的锋刃更锐利,握把更光滑,功能也进一步专门化,而且,也能和木器、骨器结合起来共同使用,进一步增强了人力的作用,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骨器作为一种天然的材料,也成了人类制造和使用较早的另一种劳动工具。人类在制造石器的同时,还学会了加工骨器。由于动物骨头和石块有着显著的区别,它不像石块那么坚硬,有一定的韧度和锐度,因而,可以制造成长而尖或细而尖的物体,充当复合工具的头。人类采用磨制和钻孔技术,把骨头制成种类繁多、制作精良的骨、角制品,主要有投枪头、鱼镖、标枪、锥、针和装饰品等。这些骨、角制品在生产生活中对石器起到了有力的补充,弥补了石器工具的不足,大大增强了人力的作用。如尖部锋利的投枪头、鱼镖、标枪等骨、角制品与木器组合,提高了狩猎的效率,保障

了人类的食物供应；骨针能够缝制皮衣，增强了人类御寒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区域；钻孔兽牙等装饰品则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进一步脱离动物性生活。

虽然火并不是工具，但它对促进人的基础进化，增强人在自然中的改造能力都有较大的作用，或者说对最初社会的作用很大。火在自然界是常见的，火山爆发、雷击树木等都会产生火。人类利用火完全是偶然的，火的利用是人类第一次对自然力量的利用，准确地说是化学力的驯服和利用。它改变了最初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首先，学会用火使人类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由生食改为熟食。熟食不仅有助于吸收营养、缩短消化过程，促进大脑的进化，而且还扩大了食物的来源，使一些以前不可食用的动植物可以食用了，如鱼类。其次，学会用火可以帮助穴居的人类驱除洞穴中的潮湿，减少疾病，降低死亡率，而且，洞外的火堆还可以驱走夜晚来袭的食肉动物，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再次，火还带来了光热，延长了劳作的时间，可以在夜里和严冬劳动。最后，火又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使得原先只能生活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早期人类可以在温带和寒带生活了，这有助于摆脱人口增长或原居住地区食物减少带来的危机。由于火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人类产生了人工取火的强烈需要和愿望。人类在加工石器和木器过程中，就已经发现有火星产生，会发热冒烟。于是，人类利用燧石相击的方法引燃易燃物，或者以木木摩擦而生火。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促进了火的普遍使用，使得人类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很显然，人类最初时代的工具以石器为标志，它一方面昭示着这一时代科技和生产力的极端低下，说明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非常弱小；另一方面，科技的低下使得制造出来的工具非常简陋，导致它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或者说延伸人力的作用非常有限。科技的低下使得人类只会采摘天然的果实或渔猎来维持生计，同时，工具的简陋使得原始群或氏族公社还必须在有

限工具力的基础上依赖人力来完成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生产劳动。这种几乎完全依靠人力来完成的各种生产劳动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效率非常低下,劳动产出非常有限,同时,也使得人类能够在最初的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当然是非常艰难的生存。这种几乎完全基于人力而造成的可怕的生存状况也使得群体成员必须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共同抵御外界的侵袭。否则,群体组织就可能崩溃,就不可能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生存下去。

低下的产出、巨大的无知和对险恶外界环境的极度无奈,使得最初的群体非常弱小,以至于整个群体经常遭遇灭顶之灾。在这样一个完全依赖人力的社会,为了群体的生存,需要不断增加人口数量,才能推动群体规模的扩大,壮大群体的力量,从而在与自然的对决中不至于处于令人绝望的境地。因此,人类在认识到血缘禁忌后,群体人口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增长,群体规模也得到了较大的扩大,使得群集起来的人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能抵抗外界的侵袭。同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力产出也大为增加,反过来又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促进了群体组织的良性循环,也使得人类可以有一定的自信来面对险恶的自然。可以说,有了血缘禁忌,劳动力的产出相对比较顺利,群体组织也就发展得更好。劳动力对以人力为基础的群体组织来说十分重要。不得不说的是,为了更好地将血缘禁忌贯彻于群体生活,规范群体成员的行为,产出合格健康的劳动力,更有效地进行人力生产,也更好地促进人力型群体组织的健康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纽带——血缘关系被用于改造、组织和稳固群体组织,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初的比较规范的群体组织——氏族公社。利用血缘关系来创建群体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脱离最初的这种天然联系就不能组成新的群体,也就无法更好地生存。当然,这也是在工具发展基础上的人为选择,是人能动的结果,人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氏族公社建立在血缘纽带,以狭隘的平等为主要特征。这是石器时代面对面社会的一个主要特



征。在母系氏族公社,血缘纽带成为了确认本氏族成员的决定性条件。所有有血缘关系的男子和女子就都生活在自己的氏族内,和该氏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就被排斥在氏族之外。由于女性对子女拥有亲权,世系按照母系继承。所有相同血缘的男子和女子享有基本平等的氏族权益。在父系氏族公社,利用血缘关系巩固群体组织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变。不过,由于男性在生产劳动中地位的重要性,世系按照父系血缘计算,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均留在本氏族内,女性成员的子女也归属于父系的氏族,继承权归于男性。氏族内的血缘平等也还是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而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则不允许留在氏族内,也不会对他的一切包括生命加以保障。不仅如此,由于并未突破完全依赖人力的限制,劳动效率还是比较低,劳动产出还是比较有限,因而,在氏族公社,氏族成员还是一起劳动,共同拥有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所有的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支配或单独继承。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以人力手段采集和渔猎到的天然食物开始变得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或者说人口数量超越了该区域食物供应的极限值。面对新的威胁,要么让一部分人迁徙到外面,要么改变经济产出方式,否则,人类又要因自身的因素而引发新的生存危机。此时,由于火的发明,人类已能前往更为寒冷的北方生产生活。于是,一部分人就迁徙至北方地区。不过,这终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如何在有限的工具力的基础上解决人类新的生存危机呢?关键就是要转变经济产出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大自然的赐予。此时,人类已在长期采集可食性植物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它们的生长条件和生长规律,并摸索出栽培的方法。在狩猎过程中,圈养一些捕捉到的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积累起关于驯养它们的经验。另外,正如上面所言的,生产工具的进步使人类能够制造更为锋利和合用的磨制石器,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工具。总之,新的知识的获得和生产工具

的进步导致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推动着以人力为基础的经济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即“从靠现成天然产物为生转向利用天然产物,使之增产”^①,或者说从攫取性经济进入到生产性经济,从而大大缓解了这种生存危机,并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即以人力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的出现导致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从而为进入文明社会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进入高级完全人力型社会后,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已不满足于只是简单地制造石器,而是开始制造更有技术含量、更为坚硬的工具——青铜器和铁器。与石器和骨器直接利用天然材质不同,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来改变物质的天然性质。人类早在制造石器过程中就已经接触到纯铜块,发现天然的纯铜很软,按照加工石器的方法,将其锤锻、打磨,就能制成各种小饰品。从铜矿石中炼取红铜或许是出于偶然,人类有可能将孔雀石等铜矿石和以木炭为主的燃料一起燃烧,炼取出红铜;也有可能孔雀石掉入木炭中燃烧,从而获得红铜。红铜的炼取标志着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只会利用天然材质的局限,转而走向创造人工材质的无限可能。但是,人类在使用红铜的过程中发现红铜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坚硬度不如石器,无法用作工具,只能用作装饰。为了制造适用于生产生活所需的铜质工具,人类在冶炼过程中发现把红铜和适量的锡或铅熔铸在一起,就可以制造出坚硬的铜器,即青铜器。这样,青铜器就被发明出来。青铜器比较坚硬,易于锻制,被用于制造生产工具、生活器具、武器和装饰品等。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器时代。但是,需要说的是,青铜器并未完全淘汰落后的石

① 安家媛,安家瑶.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33.

器，石器完全被淘汰则是在铁器出现以后。

人类在制造青铜器的同时，就已经知道铁。不过，此时人类所认识的铁多为陨铁，而非人工铁。由于铁矿石冶炼融熔温度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故人类很长一段时期无法对它锻炼。但是，铁器坚硬、韧性高、锋利，这些都是石器和青铜器无法比拟的。于是，人类从偶然熔化铁矿石中不断摸索，慢慢地发明了冶铁技术，制造出合乎生产生活需要的铁器。铁的高硬度和铁矿的高蕴含量，使得铁相对青铜来说制造成本更低，使用范围更广，很快铁的需求远远超过了青铜。铁器发明后短时间内得到了广泛普及，名正言顺地取代了青铜器，并淘汰了落后的石器。铁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意味着人类制造工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和崭新的高度，也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铁器时代。需要说的是，人类最早在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学会冶炼铁，是小亚细亚东部山地的赫梯人。随着赫梯王国灭亡，冶铁技术流向与赫梯临近的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希腊地区。以后，冶铁技术经由叙利亚传入两河流域、中亚和北非，又通过希腊传到欧洲其他地区。

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发明和使用虽然并未取代人力在生产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它们所起到的作用还是与石器一样，即作为辅助的工具而存在，但是，这种辅助作用的程度是石器所难以比拟的，它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人力与新的更有效的生产工具相结合（似乎是贴身一般，可以视为低级接触型生产方式），在一定大程度上减轻了人力的负担。特别是铁器结合畜力使用更是大大减轻了人力负担，并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产出。另一方面，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使用以及牛耕的推广所导致的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单个农户家庭可以养活自己，而不需要再通过共同劳动的形式来产出满足自身生存所需之物。于是，私有制顺其自然地取代了集体所有制。应该说，私有制的产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也是历史进步的体现。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升级换代,也表现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即产出水平上。这一时期由于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因而,土地私有制成为私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如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为大土地和中小土地私有制。到日耳曼入主西欧并封建化后,发展为领主土地私有制。又如在古代中国,自井田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化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是主要的土地私有制形式。

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使用虽然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只保证了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即每一个劳动单位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只能保证劳动者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家庭或庄园为生产单位是其普遍的生产模式。如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采取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耕织结合的模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它自备生产工具,在租佃或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并辅之以家庭手工业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绝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除盐铁之外,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虽然小农生产在土地的买卖兼并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在兼并中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未采用规模经营土地的方式,而仍旧采用分散佃耕的方式,即把土地分成小块租佃给农民,农民依旧采用小农经济模式生产。再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分封获得领地是获取土地的唯一方式,封臣对土地拥有世袭占有权。农民与领主结成依附关系,农民在受到领主保护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劳役为领主尽各种义务。农民在领主庄园里生产满足领主和农民自身日常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和一般的手工业产品,而无需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世界。

由于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力的作用,推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并未改变生产的人力性质,因而,对人力加以投入依旧是发展生产的重要途径。古代中国西汉

文景之治到汉武帝，东汉光武中兴到和帝，唐贞观之治到玄宗前期，明太祖到成祖，清康熙之治到乾嘉盛世都是人口众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西汉经过文、景推行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后，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万余，人口5959万余人，比西汉初骤增十倍。东汉初，全国农业人口约1200万到1800万，经过休养生息，到了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达5325万余人，几乎接近西汉的最高水平。唐初人口当在1500万之数，经贞观之治，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达到5300万人，增3倍多。明初，太祖成祖间（1368—1424年）人口约为1亿1000万。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约1亿，乾隆六年（1741年）约1亿4000万。^① 农业人口增殖的同时，开垦田亩数大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有田7亿3200万余亩；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1亿4000万余亩；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3亿6600万余亩，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1亿1600万余亩；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年）3亿8700万余亩，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年）7亿3500万余亩，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8亿9000万余亩。^② 而反映国家经济水平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也不断创新高，西汉时达到320亿斤，唐时达到595亿斤，宋代为1284亿斤，1840年左右则达到了2500亿斤。^③ 相反，当农业人口剧减，经济就会急速倒退，乃至濒于崩溃。

青铜器和铁器不是自动工具，它们的使用都需要依赖人，因而，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由，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主要方式。在青铜器时代，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劳动力

① 转引自钟庆梁：《古代农业人口演变之联想》，《古今农业》，1995（3）。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2008：6、10、12、14、16。

③ 刘方健，史继刚：《中国经济发展史简明教程》，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37—39。

开始以一种畜力的形式而存在。奴隶无偿为奴隶主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生命得不到保障,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处罚或杀害,如同牲畜般。古罗马著名学者瓦罗就把奴隶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由此不难看出奴隶连人的资格都没有。原以为这种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的方式会促进生产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奴隶普遍没有生产积极性,他们消极怠工、逃亡、破坏生产工具、虐待牲畜或杀死个别穷凶极恶的奴隶主,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即便在奴隶主的监视和强制下劳动,也是如此。随着铁器的发明和使用,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也由于认识到非人道对待人力不可行,这种残酷压榨人力的方式逐渐被稍微具有人道的剥削方式所取代,即减少人力的依附性,给予他们以一定的自由,从而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如在古代中国,随着农民对领主的依附性不断减弱,他们获得了相应的人身自由。虽然农民与此后占有土地的地主发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原先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因经济利益而结成的契约关系。农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地租,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全部的劳动时间,并有权自由处理除地租以外的剩余劳动产品和必要生活资料。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劳动产出有了较大的提高。

自生产性经济出现后,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和投入人力的增加,剩余产品不断增多,社会也出现了分化,逐渐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在社会中占据的统治地位并通过这种有利的地位获取剩余产品(或者说权益),统治阶级开始借助于发明出来的青铜武器来建立暴力机关,或者说利用青铜武器来武装维护统治地位的军队,以此镇压反抗的被统治者,确保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于是,一种以暴力作为后盾的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产生了。正是借助于国家暴力统治机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统治者不断加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不断加深对被统治者的奴役,或者说不断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性,并固化这种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性。也就是说,建筑在血缘基础上的以当权者为本、不平等和人身控制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特征,表现为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社会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人身控制。这鲜明反映了人力时代的统治特点,因为只有借助人力社会固有的血缘关系和神化的权力组建新的社会,才能突出在上者的地位和控制在下者的流动,才能维护建筑在人力经济基础上的分散型(国家由分封的领地或郡县等组成一个不严密的整体)的刚性社会秩序,才能确保以人力为基础的生产性经济的存续,否则,社会将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经济将陷于崩溃的边缘。

首先,专制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君主具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指挥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不受任何法律和其他权力机构的限制;国家的一切重要政务皆由君主一人裁决,君主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在古埃及,“法老作为古埃及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君主,具有法律、行政和财政等一切方面的无限的权力,实行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人的绝对的统治”^①。一是法老掌握着立法权,通过制定法律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每一个臣民身上,每一个臣民都要遵守他制定的法律,包括他的口谕和敕令。法老还会随着自己意志的改变而任意地对任何法规进行修改或废除。二是法老独揽司法权。一方面直接任命法官代表自己对案件进行审判,另一方面,死亡判决和特赦只能由法老亲自决定,别人是无权过问的。全国臣民的生死完全掌握在法老一人手上。三是法老还掌握着一切行政权,决定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任免升迁。宰相维西尔虽主持日常政务,但没有决策权,还要每天向法老汇报国家要事。再如古代中国是专制主义最为典型的国家。夏商时,就借助武力讨伐不服王权统治的部族,以确立自己的权威不受损害。周王朝大肆分封姬姓诸侯国,它通过血缘宗法关

^① 施治生,刘欣如. 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5.